

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佛缘

郭建伟

(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)

摘 要: 本文先对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几首释家题材诗歌加以解读,进而论证“出于道”的李白也是“游乎禅”的;再通过对李白平生佛教交游及相关诗作的回顾,得出佛教思想对李白精神世界曾起到一点调节作用,但远未能成为他认识世界、改善自我的终极皈依之结论。

关键词: 李白; 唐诗; 释家题材; 佛教因缘; 佛教交游

中图分类号: I207.2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3-8388(2008)03-0117-04

佛教东传之后,历数千年磨合,始由一种域外文明消融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,成为影响中国人生命观念和生存形态的三大文化之一。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完全融合,是在初盛唐间实现的。故唐代诗人多入于儒、出于道、游乎禅。李白亦概莫外之。

“青莲居士谪仙人,酒肆藏名三十春。湖州司马何须问,金粟如来是后身。”(李白《答湖州伽叶司马问白是何人》)。

王琦注曰:“《五色线》:《净名经义钞》:维摩诘……过去成佛,号金粟如来。”按维摩诘即维摩诘居士——《维摩诘所说经·方便品第二》:“尔时毗耶离大城中有长者,名维摩诘,已曾供养无量诸佛。”^{[1](P1574)}李白自称后身当为金粟如来——维摩诘前世,且界定自己的身份为青莲居士——号“青莲”的在家佛教徒。足见其对维摩诘居士乃至佛教的推崇。考“青莲居士”之称于李诗中凡两见——另见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》。王琦在《李太白年谱》“长安元年”条写道:“青莲花出西竺,梵语谓之优钵罗花,清净香洁,不染纤尘。太白自号,疑取此义。”^{[1](P876)}按琦说可从,考莲花“出淤泥而不染”,且开出洁净之花,故佛典中常以之象征清静的理念和本性。《维摩诘所说经·佛道品第八》即载:“譬如高原陆地,不生莲华,卑湿淤泥,乃生此华。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,终不复能生于佛法,烦恼泥中,乃有众生起佛法耳。”而在佛教中,青莲是莲花中的最上品。《大智度论》卷二十七即云:“一切莲华中,青莲华为第一。”

[收稿日期] 2007-10-24

[作者简介] 郭建伟(1982-),男,内蒙古巴林左旗人,现为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,主要研究方向为唐代文学。

索“青莲”一词于李白诗文中凡七见。除前引二诗外,又见《庐山东林寺夜怀》:“我寻青莲宇,独往谢城阙。”《僧伽歌》:“戒得长天秋月明,心如世上青莲色。”《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》:“怡然青莲宫,永愿恣游眺。”《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》:“了见水中月,青莲出尘埃。”这些诗句都确凿无疑地体现出诗人对“青莲”之佛家寓意的理解,也恰恰外证了李白非浅的佛缘。

事实上,李白是学过佛的。《赠僧崖公》一诗即忆及其学佛悟禅的经历:“昔在朗陵东,学禅白眉空。大地了镜彻,回旋寄轮风。揽彼造化力,持为我神通。晚谒太山君,亲见日没云。中夜卧山月,拂衣逃人群。授余金仙道,旷劫未始闻。”“镜彻”,瞿朱注曰:“《华严经》:观诸世间大地山河如镜鉴明,来无所粘,过无踪迹。”^{[2](P698)}“轮风”,王琦注以“《法苑珠林》依《华严经》云:三千大千世界,以无量因缘乃成,且如大地依水轮,水依风轮,风依空轮。空无所依,然众生业感,世界安住。”^{[1](P542)}云云。可见,先从白眉空受禅,后遇太山君学佛理的李白于佛典是深谙的。否则,也不能“敏捷诗此首”。

再看《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》:“茫茫大梦中,惟我独先觉。腾转风火来,假合作容貌。灭除昏疑尽,领略入精要。澄虑观此身,因得通寂照。朗悟前后际,始知金仙妙。”此诗正是李白对佛教基本人生奥秘的参悟。首句是说,人生有如一场大梦,而先觉者自然是因为了悟了佛法真谛;“腾转”句云,世间

的一切都是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假合而成,并无实体。“灭除”句指出,只有灭尽种种无明的疑惑,才能了悟佛法;“澄虑”四句认为,贯通佛家顿悟之学,明心见性,就能洞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,领会金仙(佛)之真义。佛法妙谛,娓娓道来。正显露出李白思想世界中常被忽略的佛教一隅。故关于前引《赠僧崖公》与本诗,葛立方在《韵语阳秋》中论道:“李白跌宕不羁,钟情于花酒风月则有矣,而肯自缚于枯禅,则知淡泊之味贤于啖炙远矣。白始学于白眉空,得‘大地了镜辙,回旋寄轮风’之旨;中谒太山君,得‘冥机发天光,独照谢世氛’之旨。晚见道崖,则此心豁然,更无疑滞矣。所谓‘启开七窗牖,托宿掣电形’是也,后又有谈玄之作云:‘茫茫大梦中,惟我独先觉。腾转风火来,假合作容貌。问语前后际,始知金仙妙。’则所得于佛氏者益远矣。”^{[12](P398)}。诚哉斯言。

唐代诗人的佛教因缘主要在于浏览佛寺和交往僧人。李白平生亦遍游名寺古刹,广交高僧禅友。于下,且谛听着这位青莲居士的空谷足音,观照其一生的禅影佛光。

武则天长安元年(701),李白降生于中亚碎叶。据《大唐西域记》载,知其地时隶跋禄迦国。其国“伽蓝数十所,僧徒千余人,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。”^{[13](P60)}且“经教律仪,取则印度”。五岁之前,李白就生长在这样的西域环境里。法鼓梵钟,青灯古佛。幼小的心灵当以积淀起足以影响一生的浓厚的佛教情结。

中宗神龙初年(705)至玄宗开元十二年(724)间,李白大部分时间隐居于蜀中匡山大明寺读书(按:据《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七·成都府》:“匡山,一名康山,唐杜甫寄李白诗:‘匡山读书处,头白好归来’。一名戴天山。”考宋代姚宽《西溪丛语》卷下记《绵州图经》云:“戴天山在县北五十里,有大明寺,开元中,李白读书于此寺,又名大康山,即杜甫所谓‘康山读书处’也”。予谓,“匡”改为“康”,当是为避宋太祖讳。且李白开元十二年“仗剑去国,辞亲远游”时所作《别匡山》诗中“洗钵僧临失鹤池”句即言大明寺僧事。)身在佛寺,自然易生向佛之念,彼时,李白头脑中佛教意识当有所滋长。

开元十三年(725)春三月,李白出三峡。沿江舟行,抵江夏。与僧行融“赋诗旃檀阁,纵酒鹦鹉洲。”李白比拟行融与自己的关系为“梁有汤惠休,常从鲍照游。峨眉史怀一,独映陈公(子昂)出。”于溢于言表的禅交深情外,亦可窥见历代文人僧侣交往对李白的映照影响。同期,李白还曾与“群公临流赋诗”赠别某林上人,有《江夏送林公上人游衡岳亭》,称赞这位林上人“落发归道,专精律仪。白月在天,朗然独出。”秋抵金陵,曾往游城西南隅之瓦官寺。为作《瓦官阁》诗。有句“漫漫雨花落,嘈嘈天乐鸣。

两廊振法鼓,四南吟风筝。”“雨花”、“天乐”、“法鼓”诸般佛教语汇嵌入自然,化境无痕。足见李白对一般佛教典实的熟悉程度。

开元十四年(726)秋,李白在扬州登览了西灵塔。有《秋日登扬州西灵塔》诗云:“宝塔凌苍苍,登攀览四荒……玉毫如可见,于此照迷方。”处佛塔之上,观世界之大,思人生之短。类《法华经》中“尔时,佛放眉间白毫相光,照东方万八千世界,靡不周遍……”云云的经句是极易萦现于脑际的。

开元十七年(729),白寓安陆。据《上安州李长史书》:“敢以近所为《春游救苦寺》诗一首十韵,《石岩寺》诗一首八韵,《上杨都尉》诗一首三十韵,辞旨狂野,贵露下情,轻干视听,幸乞详览。”王琦注曰:“《方舆胜览》:救苦寺,在常德府西四里,今名胜业院。李白有《春游救苦寺》诗。今考集中,三诗皆不传。”(今按:据瞿朱二先生《李白集校注》,知“常德”应为“德安”,宋德安府在今湖北安陆;且“以近所为‘回字,两宋字,缪本俱作‘一夜力撰。”)则知,李白本年曾游安陆救苦寺、石岩寺。《安州般若寺水阁纳凉喜遇薛员外》亦本年之作。诗云:“忽逢青云士,共解丹霞裳。水退池上热,风生松下凉。吞讨破万象,褰窥临众芳。而我遗有漏,与君用金方。心若都已灭,永言题禅房。”李白阐述道:修禅可以破象解惑,除灭人生的种种痛苦和烦恼。

开元十九年(731),李白一入长安,失意而归初游梁宋,憩故交元丹丘颖阳居,前引《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》即诗成此期。暮秋,抵洛阳,宿龙门香山寺,有《秋夜宿龙门香山寺,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,国莹上人,从弟幼成令问》诗。皓月当空,松风送爽,清静的佛寺之夜熨贴着诗人那怀才不遇的惆怅心境。

开元二十八年(740),李白移家东鲁,卜居兖州瑕丘。漫游鲁郡,有《鲁郡叶和尚赞》:“海英岳灵,诞彼开土。了身皆空,观月在水。如薪传火,朗澈生死;如云开天,廓然万里。寂灭为乐,江海而闲。逆旅形内,虚舟世间。邈彼崑阆,谁云可攀!”人生是苦,忘身解脱。断绝世情,寂静空明。李白对佛教思想的实质内容把握得很到位。

天宝六载(747)春,白旅居金陵。获其族侄僧中孚所赠“玉泉仙人掌茶”。有《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》。《序》云:“后之高僧大隐,知仙人掌茶,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。”现存李诗中,“青莲居士”之号于此首见,有句云:“时闻天香来,了与世事绝”的《登梅岗望金陵,赠族侄高座寺僧中孚》诗亦此期自吴赴越,途经湖州之作。又往游余杭胜刹天竺寺,观涛望山,览云弄水。有《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》诗。

天宝九载(750)秋,李白登览庐山,寓居东林

寺。有《庐山东林寺夜怀》，誉东林寺为梵宫青莲宇。月夜虎溪，清霜白水，白参禅打坐，“湛然冥真心。”同期所作还有《别东林寺僧》。据安旗先生《李白诗秋要》，《僧伽歌》亦白本年于江淮间所作，《歌》曰：“真僧法号号僧伽，有时与我论三车。问言诵咒几千遍，口道恒河沙复沙。此僧本住南天竺，为法头陀来此国。戒得长天秋月明，心如世上青莲色。意清净，貌棱棱。亦不减，亦不增。瓶里千年舍利骨，手中万岁胡孙藤。嗟余落魄江淮久，罕遇真僧说空有。一言忏尽波罗夷，再礼浑除犯轻垢。”碰到“罕遇”的“真僧”，李白的佛教思维似乎一下子舒展开来——“三车”、“青莲”、“舍利”、“波罗夷”诸般佛典名相纷至杂陈。本年冬，李白北还东鲁，应鲁郡崇明寺僧之请，为作《崇明寺佛顶尊陀罗尼幢颂并序》。

天宝十二载（753）秋，白在宣城，有《赠宣州灵源寺仲浚公》：“此中积龙家，独许浚公殊……今日逢支遁，高谈出有无。”称赞僧浚有支遁之才，乃龙象（据王注，释子中能负荷大法者）在世。《送通禅师还南陵隐修寺》亦本年所作。

天宝十三载（754），与南陵县丞常某游五松山龙堂精舍。有《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》一诗。处身于清幽秀美的五松山，李白不禁想“龙堂若可憩，吾欲归精修。”同期之作还有《与谢良辅游泾川陵严寺》。

至德元载（756）安史乱中，李白携宗氏南奔，抵宣州。遇会公于敬亭山，为作《自梁园至敬亭山见会公，谈陵阳山水兼期同游，因有此赠》。此番南国游历，还曾在大理评事李黯的陪同下往游无锡会山寺及其别院“昌禅师山池”，即惠山寺及其住持昌禅师研习经文、接待宾客与生活起居之所在，有《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》。中有句云：“花将色不染，水与心俱闲。”准确地描述了观空悟道时空灵的心境。

乾元元年（758）春，白流夜郎自寻阳首途，其《流夜郎·永华寺寄寻阳群官》云：“朝别凌烟楼，暝投永华寺。”知自于长流夜郎途中曾借宿永华寺。彼时，李白于空门意味当有更深体会。行抵江夏，略作逗留。于兴德寺“恭陪竹林宴”（见《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》）。又访李邕故居（按：李邕被杖杀后，已废为佛寺。）赋《题江夏修静寺》，有句云：“平生种桃李，寂灭不成春。”化佛语“寂灭”于无痕，已是深得释家三昧。

乾元二年（759）春三月，白舟行至夔州遇赦得释，旋返。初夏，还抵江夏。遇僧倩公，以其“倾产重诺，好贤攻文”，故将“平生述作，罄其草而授之。”（见《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》）。秋间，离江夏，有《将游衡岳，过汉阳双松亭，留别族弟浮屠谈皓》，比谈皓为东晋名僧支遁。应裴侍御招往游洞庭，其间有

《酬裴侍御留由师弹琴见寄》，又比“师为‘休上人’”，即刘宋名僧惠休。适逢中书舍人贾至遭贬南来，与同游龙兴寺，有《与贾至舍人于龙兴寺剪落梧桐枝望灊湖》诗。又与僧方外同登巴陵开元寺西阁，有《登巴陵开元寺西阁，赠衡岳僧方外》。

上元元年（760）春，白在江夏送别蜀僧晏入长安，作《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》，中有句想像僧晏讲经帝都的情景为：“黄金狮子乘高座，白玉麈尾谈重玄。”融佛道于一炉，超象外而得环中。另，《禅房怀友人岑伦》、《为襄氏小师祭璿和尚文》、《地藏菩萨赞》诸诗文，据詹鍈先生《李白诗文系年》，知亦为本年之作^{[4]（P141）}。其中，《为襄氏小师祭璿和尚文》频采内典，妥贴自然，堪称祭僧文代表作。《地藏菩萨赞》之《序》云：“敕假普慈力，能救无边苦。独出旷劫，导开横流，则地藏菩萨为当仁矣。”对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利他思想予以褒扬。其正文“梵荡淫怒痴，圆寂了见佛。”云云则阐述了摆脱欲求，方能断除烦恼，使本心保持虚静，进而寂静忘身以至顿悟成佛的义理。

上元二年（761），李白流寓金陵，作有《金陵名僧颀公粉图慈亲赞》、《志公画赞》，均妥帖精炼，深蕴禅思。尤其后者，世人以其为“吴道子画，李白赞，颜真卿书”，故号为“三绝”。

广德元年（763），李白往依李阳冰，曾陪阳冰游化城寺，有诗《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》，感叹听升公谈禅说佛，如赏季父鸣琴——“清乐动诸天”。《化城寺大钟铭》亦为同期之作。铭文化用释典自然无碍，辞句亦婉转流畅。

就笔者统计，现存李白诗文中释家题材的作品有53首（篇），除上述可编年诸作外，还有《赠僧朝美》、《寻山僧不遇作》、《草书歌行》、《大庭库》、《莹禅师房观山海图》、《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序》等。其中，《赠僧朝美》诗以其含蕴深致的佛教理趣而格外引人注目。诗云：“水客凌洪波，长鲸涌溟海。百川随龙舟，嘘吸竟安在？中有不死者，探得明月珠。高价倾宇宙，余辉照江湖。苞卷金缕褐，萧然若空无。谁人识此宝，穹笑有狂夫。了心何言说，各勉黄金躯。”日研寻于二氏（仙佛）之精英^{[1]（P168）}。杭世骏《李太白辑注序》中语的王琦解说道：“诗言水客注舟大海舟为长鲸所嘘吸，遂遭溺没。其中乃有不死者，反于海中得明月之珠，卷而藏之，不自炫耀，人亦不识，比喻人在烦恼海中，为一切嗜欲所汨没，醉生梦死，飘流无极。乃其中有不昧本来者，反于烦恼海中悟得如来法宝，其价则倾乎宇宙，其光则照乎江湖，卷而怀之，不自以为有，而若空无者。然人皆不能识此宝，而唯我能识之。夫心既明了，更无言说可以酬对，唯有劝勉珍重此躯而已。盖人身难得，六

道之中,以人道为最。是此躯之重,等于黄金,未可轻忽,故曰‘各勉黄金躯’也。又按《后汉书》:西方有神,名曰佛,其形长丈六尺,而黄金色,‘各勉黄金躯’者,是勉以修道成佛之意。^{[1](P632)}

综上可见,李白一生中尤其天宝以后受佛教濡染委实非浅。源于其思想上兼收并蓄、诸家互补、为我所用的精神实质。释家思想也只能对他的精神世界起到一些调节作用,未能成为他认识世界和改善自我的终极皈依,故他虽有时仰慕佛教,却终未按释家戒定之学身体力行;虽有时憧憬佛门寂灭为乐

的涅槃境界,却总是“欲去仍徘徊”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[清]王琦.李太白全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- [2] 瞿蜕园,朱金城.李白集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.
- [3] 季羨林.大唐西域记校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4] 詹锓.李白诗文系年[M].北京:作家出版社,1958.

[审稿 索南才让]

[校对 夏 阳]

(上接 60 页)

[注 释]

边缘化(Marginality)一词首先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帕克(R. E. Park)提出。他认为,由于通婚或移民,那些处于两种文化边缘的人常经受着一种心理上的失落感:种族、文化群体的成员关系模糊不清。

唐代韩愈说:“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诸侯用夷礼,则夷之;进于中国,则中国之。”载于《韩昌黎全集》中卷 11《原道》,北京:中国书店,1991。

据有关记载,金阳地区,唐朝时属南诏国所管辖,宋朝时属大理国所管辖,元朝时属罗罗宣慰司所管辖,清末宣统年间建立昭觉县后,属昭觉县所辖。解放前建制均属虚设,无实际效力,全县实为各土司黑彝的势力割据范围,沙马土司管辖今洛觉地区;阿勒土司管辖今南瓦、派来地区;比补黑彝管辖今对坪地区。1952 年 10 月,金阳县由昭觉县析出建县,政府驻地天地坝。

祖辈当彝族比曲家的娃子,而被改姓比曲,原姓张,叫张齐。

报告人,先生。现年 59 岁,排行老四,人称罗四爷。

罗仁国语。

当时,边地汉民把彝族称为蛮子。

报告人,教师。

现属山江乡金河村,因此地砾石成堆,故称。

原属山江乡松林坪村,现属梗堡乡。从前此地曾是一片荒山密林,后烧山种地,故称。

(11)笔者认为应该是叫“姑”吧,但海武说是姨。后来又听了另一种说法,就是把姑娘当男子来养育,叫爷。爷的音和姨的音相似(下同)。

(12)户口上的民族成分就是我们通常计算分离指数的根据。

(13)对于文化的结构和分层,学界众说纷纭。大致有四种观点,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“两分说”;物质、制度、精神的“三层次说”;物质、制度、风俗习惯、思想与价值“四层次说”;以及物质、社会关系、精神艺术、语言符号、风俗习惯“六大系统说”。笔者较赞同三层次说。马林诺夫斯基在其《科学的

文化理论》一书中,对“什么是文化”有详细的分析。他认为: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,包括了物质、人群和精神三方面。人群是指组织化群体。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解释说:“我提议将这样的人类组织单位称为制度。”在中国文化结构三层次说也是我国文化理论界的主要观点。诸如价值观念、思维方式、审美趣味、道德情操、宗教情绪、民族性格等属于精神文化层面的,是相对稳定的。而物质文化,是相对表层,最易变迁的。

(14)此地系山围水绕,故称关地。后讹传为官地。

(15)龙云(彝族)的出生主要有四川说和云南说两种。其中四川说,就指他出生于金阳县灯厂区的则祖公社三家寨,但无论哪一种说法,都显示了龙云与金阳县的密切关系,认为其父或者其先辈是金阳人。如持龙云生于云南昭通永善的燕山说法的江南,在《龙云传》引言中也坦言,龙云“先世来自四川凉山”。1928 年龙云在云南任省主席以后,采取各种手段将势力范围逐步扩到金阳各地。迄至解放前夕,金阳地区的天台、桃坪、马依足、德溪等区乡的全部,灯厂区的大部分,对坪区的一部分均属龙家势力直接或间接控制,并设立镇、保甲制度,强化统治。

[参考文献]

- [1] 王明珂.瓦寺土司的祖源——一个对历史、神话与乡野传说的边缘研究[J].历史人类学学刊,2004(1).
- [2] 王明珂.华夏边缘——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[J].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2006.
- [3] 周星.从族际角度理解多民族的中国社会与文化[A].沙莲香.社会学家的沉思:中国社会文化心理[C].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1998.
- [4] 纳日碧力戈.现代化背景下的族群建构[M].北京:云南教育出版社,2000.
- [5] 云南省编辑组.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[M].昆明:云南人民出版社,1984.

[审稿 孙 林]

[校对 康桂芳]